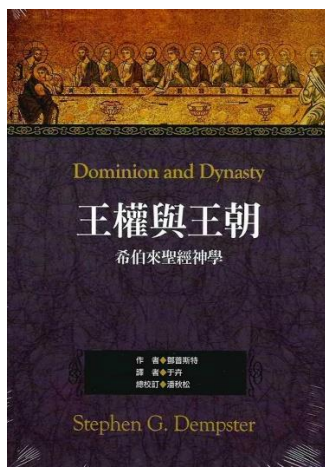


《王权与王朝：希伯来圣经神学》



邓普斯特 (Stephen G. Dempster) 著

译者：于卉

美国：麦种传道会，2021，348 页

评阅者：高兴

马浸神道学硕士。现修读本院神学硕士课程，主修圣经神学。

本书作者邓普斯特 (Stephen G. Dempster) 是现任加拿大克兰德尔大学 (Crandall University in Moncton, New Brunswick) 宗教研究教授。他是圣经神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学者, 以正典进路和文学进路帮助教会以新的、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旧约圣经。本书则是他从希伯来圣经正典形式诠释旧约的一本重要的著作。

希伯来圣经是“一本书, 或是一个杂物袋?” 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有趣、形象且画面感十足的问题。不同的答案引发不同的诠释结果、神学议题和信仰立场。作者通过和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研究者对话, 指出希伯来圣经采取整体性的文学语境, 是一份具有“开头、主体和结尾的完整文本”。这份完整文本, 通过总体设计过的“镜头”——为其中所有个别文本提供了统一文学语境, 并在总体框架中, 提供了演变、多样性和发展的空间, 而且此框架内的各个部分 (个别文本) 都可与文学整体关联起来。因此, 希伯来圣经是一部完整的书, 而不是一个杂物袋。

有感于过去采用对希伯来圣经局部和细节研究策略导致“见树不见林”的局限, 作者尝试采纳更宏观的研究策略, 即对文本整体结构和聚焦的主题研究解释, 从中找出希伯来圣经的概要轮廓。而本书就是这些研究结果的集成之作。作者指出希伯来圣经“不是一连串随意编排的文本, 而是具有可辨识结构的整体文本”。其中, “家谱和土地 (地理)” 的是希伯来圣经大故事的情节主线, “王权和王朝” 是两大主题, “创造主和受造人类之间的关系”

是驱动的发动机，“创世记和历代志”是遥相呼应的边界和轮廓挡板。

本书的目录、结构和研究内容的铺陈是一个不断呼应“王权与王朝”论述体系。在导论中，作者抛出问题“一本书，或是一个杂物袋？”引发读者对希伯来圣经乃至整本圣经（包括新旧约全书）整体性的思考和对话。在结论时，作者用“预表论和新约圣经的反思（反照）”呼应导论，指明两约一体互为预表和实体。而在导论和结论之间，作者按照较多被接纳的希伯来圣经结构和次序（非现代圣经旧约的结构和次序），将创世记到列王纪归纳为“失落的王权—叙事体故事主线的开始和继续”；将耶利米书和十二先知书以及圣卷归纳为“回顾与展望—故事主线的暂停和诗歌体注释的继续”；将但以理书到历代志归纳为“诗歌体注释的结束和叙事体故事主线的重续”。这个论述体系帮助读者聚焦主题，整体性的理解希伯来圣经，理解作者的研究策略和方法。

本书作为“圣经神学新研”系列专著中的一本，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者的视野，尝试帮助在思考中的基督徒更好地了解圣经，不仅教导和造就基督徒，并通过和当下其他作品的交流，为其他研究者指出前路，提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作者结合“正典进路”和“文学进路”，在确定正典的启示性、可靠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以文学叙事、文本结构和文学修辞的研究方法进行圣经神学研究，无疑是可贵的、有启发性的。第一章“研究旧约神学的文学进路”，不仅回答了导论提出的问题，也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中间部分以“叙事体故事主线”为中心，按照希伯来圣经次序，通过文学分析、结构研究、主线归纳推展开来，

将“正典进路”和“文学进路”揉合为“以家谱和土地为主线，以王权和王朝为主题”的整体叙事。从研究方法的创新角度来看，已经达到了其提示读者未来研究方向的写作目的。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指出“现代主义—彻底客观”和“后现代主义—彻底主观”是两种对立且错误的认识方法论，两者应当聆听对方的意见，尽力达致一种忠于文本类型和结构的合宜读法。这段论述帮助读者反思自身的立场和方法，带来意外之喜。

作者主张希伯来圣经的诸文本惊人多样性被置于一个广阔的叙事框架之内。此框架提供了包罗万象的文学和历史语境，而许多较短的文本一起促成这一较大的文本框架，并在其中找到它们各自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在第27页和316页，用两个涵盖广阔叙事的图表来说明不仅希伯来圣经可以在一个较大的文本框架中研究阅读，整本圣经正典新旧两约都可以在对称的、呼应的、一体的文本框架中研究阅读。这个主张无疑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角度和进路。结合前述正确的方法论，又可以将研究进行规范。

作者也采取一致的写作策略。在关于希伯来圣经叙事主线的研究，每一章采用基本相同的研究结构，即每一卷书的要义概括、关键词，以及对“家谱和土地”主线的呼应。这种研究结构清晰、简洁，让读者信服。作为希伯来圣经研究专家，作者在细节上的把握和研究深度令人佩服。比如书中以利家族的失败和扫罗的失败相呼应，哈拿的赞歌和大卫祷告的呼应，让读者有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感觉；而“仆倒的大衮”映照“仆倒的歌利亚”更叫人拍案称赞。

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限制。首先，作者十分明显的、肯定的基督教信仰立场和背景，容易引发非基督徒学者和读者对其研究客观性的质疑。

其次，作者预设“家谱和土地”为主线，“王权和王朝”为主题，“神人关系”为驱动。因此，本书中的一些释经内容对处境考量和原文准确性的把握略显不足。比如，本书 217 页，第六章中关于“建立和栽植”两个动词的解释，作者认为此处呼应“王权和王朝”主题，阿摩司书九章“重建大卫倒塌的家”可能是指在一位大卫家统治者之下恢复分裂的王国。这里存在两方面不足。第一、使用“可能”一词显示作者对这个释义也不确定；第二、“建立和栽植”两个动词在阿摩司书中的宾语是“他们”，即以色列人，而不是大卫的王权和王朝。

再者，作者结合圣经神学的“正典进路”和“文学进路”，引入主线、主题、发动机、挡板等概念。这么多的概念，分散了作者研究的深度，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得本书变得略为松散。而两条进路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相容性，让作者的论述出现矛盾。如第 209 页，按文学进路作者赞同“约雅斤的遭遇代表盼望”，而在第 220 页，按正典进路作者说“约雅斤被称为必不亨通之人，他的后裔不坐在大卫宝座上”。两相对照，不禁生疑这犯罪而不悔改被弃绝断子绝孙的人，何谈盼望！

这样看来，通过多个概念将圣经整合的做法，容易产生预期之外的负面影响。比如，可能将整本圣经变作一团混合物，忽略了对具体叙事、历史、文化、人物、处境的辨识。就像新闻报道地震灾害中的伤亡人数，每个数字背后的带来家庭个人的辛酸离合被忽略了；或者这些概念

会限制圣经启示的活泼和多样性研究，导致信仰和神学思想的僵化，反而让读者产生不必要的极端认知。

虽有微瑕，但是本书无论文字和内容活泼有趣，可读性强，其所展示的圣经神学研究新方法和研究结论，也给神学研究者、神学生、乐意更多认识圣经整体叙事的读者们，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启发和完整文学叙事。本书值得细细读，慢慢读，一再读。正如本书作者所做的示范，要找到合宜的镜头，必须借着不断接触文本：一读再读，在宏大的、整体的叙事框架里一读再读。